

百姓纪事

过大年

■冬雪夏荷



我正梦见过大年，猛然听见一阵“砰、砰、砰”拍打窗户棂子的声音，这是小伙伴大年初一早上喊我起床的暗号。没等奶奶点着灯，我就一个鲤鱼打挺，从被窝里翻坐起来了。

奶奶闻声急忙摸火柴点灯。灯亮时，我已经坐在地铺边沿，满心欢喜地穿崭新的花靴了。奶奶看着我，不无疼爱地笑道：“看俺这八虎头小妮子儿，天天早上从盖地窝里拉都拉不起来，今儿个恁机灵！”我扭头咧开小嘴冲奶奶嘿嘿笑着，摸摸自己头上的小辫子：中！不乱，也不歪！

这可是俺半夜里就扎好的小辫子啊！头天晚上，我怕第二天早起耽误过大年这件头等大事，临睡前自己就把小辫子辫好了，又戴了好几朵小布花，顺带也洗了一把小脸儿。

于是，我从地铺边沿翻身下地，揉揉眼睛，头也不梳，脸也不洗，三步并作两步拉开门插板，打开堂屋门，冲到门外，冲出院子，冲进黑黑的夜里，以流星的速度，奔向年三十儿与小伙伴们约定的地点。我们约好，大年初一都要早早起来，挨家挨户拾落捻炮。等我刹脚站稳，发现小伙伴们都已在了。

我们这里有个习俗，大年初一早上不能喊人的名字。因此，我们几个相互递了个眼神，很默契地向同一个方向跑去。

实在是忍不住兴奋之情啊！一群小孩子到底还是打开了话匣子，在黑夜里你呼他应的，早把喊名字的禁忌抛到九霄云外了。嘴不闲，腿脚也不闲。听着炮声，大家你追我赶，一会儿跑东，一会儿跑西。夜还是黑的，你看不清我，我也看不清你。村里偶尔安静下来，我们站在新年的夜里，跺跺脚、踢踢雪，一门心思盼着谁家的鞭炮快一点响。谁家鞭炮一响，我们就循声而动，轰隆一声冲进人家院子里。

鞭炮在燃放，不敢靠太近，只得先在院子里找一处隐蔽的地方，远远地望着鞭炮炸响。一排排鞭炮挂在雪地里，显得格外红艳；一串一串的火花，在黑暗中绽放，格外耀眼。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，盼着响声快点停。在最后一个鞭炮炸响后，小伙伴们一哄而上，分头找寻落捻炮。

一家的鞭炮还没拾完，另一家的炮又噼里啪啦响起来。天色将亮未亮时，鞭炮声此起彼伏，连成一片。大

年初一的清晨，炮声阵阵，热闹非凡。每个人都兴冲冲的，感觉整个村庄都在沸腾。

小伙伴们都忙不过来了，挨家挨户去拾炮。褂子兜、裤子兜，身上所有的兜，一个个都塞得鼓鼓囊囊、满满当当，全是落捻炮。小手上、小脸上都是黑灰色的炮灰，像个花脸小狸猫。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蹦着喊着，指着对方的脸，嘻嘻哈哈笑个不停。笑声飘荡在年节的天空，欢快而轻盈。

天亮了，大人喊我们回家吃新年的第一顿饭——饺子。早上吃饺子，在我们当地的日常里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除了大年初一这一天，其余三百六十四天都不会有如此高的待遇。

我跑回家，奶奶已经在堂屋等我了。她看见我，急忙递过来一双筷子，说：“快点吃吧，饺子快凉了。”小桌上摆着一碗又一碗饺子。我家是个大家族，人多。大年初一的习俗是成家的晚辈要给长辈送饺子，送大馍或小馍。大爷家、叔叔家，都来送。他们都是天不亮就端来了热腾腾的水饺、白澄澄的大馍。而我看着这么一桌子美食，玩心还在外面没收回来呢！不过，人也确实饿了。我接过奶奶端到我嘴边的一碗饺子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人在吃饭，耳朵却单听着外面。刚吃了几个饺子，就听到有人喊我。我把筷子、碗一放，嘴里嚼着饺子，撒腿就跑了出去。奶奶的喊声从后面追过来：“咱吃好饭再玩哈……你看看，又跑出去了……”我只当没听见，小小身影跑成了一溜风。

小孩儿慌年。即便再美味的食物，过年这一天，在孩子们面前也都失去了魅力。对孩子来说，大年初一就是穿上新衣过新年，仰头比比头上的花子，伸胳膊比比新衣服，抬脚比比新花靴，从头到脚都是新的，心里美滋滋的。还有，过新年就不用上学、狠劲玩，这一天，感觉连灵魂都轻松快乐得想飞。

几个孩子簇拥在一起，围成圈蹲在地上，从兜里掏出拾来的落捻炮，规规矩矩地码成堆，以堆的大小论输赢。每个人，每一个兜，都磕干打净。堆大者喜形于色，赢者姿态，不自觉地露出几分傲娇，连哈出的寒气里都是欣喜。

新年，给孩子们带来无尽的快乐。新年，在孩子们的笑声里又渐渐走远。新年，让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接近春天。

人间真情

麻叶儿的味道

■高亚梅

儿时，每到年关，家里的空气中便开始弥漫一种特别的味道。那是麦香、油香和芝麻香混合在一起的气味，是麻叶儿的味道。在我的记忆里，麻叶儿不仅是一种美食，更是流逝的岁月中的一段段故事。

麻叶儿，名字朴实，模样也简单朴素。它像一片片小巧的叶子，边缘微微卷起，点缀着芝麻粒。乍一看不起眼，可咬上一口，焦脆的薄片在齿间碎裂，麦香混合着芝麻的浓郁香味瞬间充盈口腔。

小时候，家里炸麻叶儿的那一天，总是格外热闹。母亲从面缸里舀出一瓢白面，抓一把芝麻，再挖一勺盐、滴上几滴油。她的手在面盆里来回揉搓，动作娴熟而轻柔，是在和面，也像是在抚平岁月的褶皱。这个时候，我总爱站在一旁，看着母亲的手指在面团间穿梭，芝麻一粒粒嵌入面中，像是撒进了一片星空。

面团揉好后，母亲用擀面杖将它擀成薄薄的面片，再用刀切成一片片“小叶子”。她的动作很快，手起刀落间，案板上便堆满了整齐的麻叶儿坯子。我捏起一片坯，指尖能感受到面片的柔软和芝麻粒的粗糙。母亲笑着拍开我的手，说：“别急，待会儿炸好了，有你吃的。”

炸麻叶儿的过程，像是一场仪式。油锅里的油渐渐升温，冒出细密的气泡，母亲将麻叶儿坯子一片片放入锅中。“滋啦”一声，面片在热油中迅速膨胀，边缘卷起，颜色由白转黄，最后变成金黄。油锅里翻腾的麻叶儿，像是冬日里跳跃的阳光，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

炸好的麻叶儿被捞出来，沥干油，晾在竹筛里。我总忍不住伸手去抓，却被烫得缩回手。母亲笑着递给我一片晾凉的麻叶儿，我咬上一口，焦香酥脆，麦香和芝麻香在口中交织，好像一口咬住了冬天里的一丝温暖。

那时候，麻叶儿既是年货，也是家的味道。每年过年，家里总会炸上几大盆麻叶儿，装在铁皮饼干盒里，留着招待客人，或是给我们当零食。每次离家时，父母也会往我的背包里塞上几包麻叶儿，说是路上饿了吃。我知道，这不仅仅是食物，更是父母满满的牵挂。

如今，生活越来越便利，年货也越来越丰富，麻叶儿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偶尔在超市里看到包装精美的麻叶儿，买回家一尝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，或许是少了母亲揉面时的温度，少了油锅里翻腾的热气，也少了那份化不开的亲情。

前几天，母亲打电话来，说今年想再炸一次麻叶儿。听着电话那头的声音，我好像又看到母亲站在厨房里，手里握着擀面杖，案板上堆满了麻叶儿坯子的场景。我说：“妈，等我回去，咱们一起炸。”她笑着应了声好，声音里带着一丝欣慰。

麻叶儿的焦香，是家中至亲给予的温暖；麻叶儿里数不清的黑白芝麻粒，是无穷无尽的思念。每一片麻叶儿，都承载着光阴的故事，也寄托了游子对故乡的眷恋。未来的日子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麻叶儿都将是在我心中永恒的牵挂，为我指引回家的路。

心灵感悟

致新春

■李光灿

新春，轻盈地踏着岁月的鼓点
款款而来
山川河流，也在新春的召唤下
焕发出别样的风采

那山峦，如同被精心雕琢的翡翠
山间的雾气缭绕
如同轻纱覆盖
那河流，宛如一条蜿蜒的银蛇
欢快地在大地上奔腾
仿佛在为新年的到来欢歌起舞

在这相聚的时光里
所有的隔阂与误解都烟消云散
只剩下浓浓的亲情与友爱
甜蜜的滋味在舌尖上跳跃
新春，用绚丽的色彩
涂抹出世间最美好的画卷

立春

■王雪奇

立春，时光之轮轻启新程，
银装素裹的大地，渐露生机之容。
寒风犹恋，却难挡春意萌动，
冰河开裂，流水潺潺，奏响春的序曲。

东君拂袖，绿意如潮悄然涌来，
荒野披锦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
枝头新芽，晶莹剔透如翡翠，
花朵初绽，似霞光轻洒人间。

山川展颜，笑迎春风之抚，
江河奔腾，唱响生命之歌。
农夫荷锄，耕耘希望之田，
汗水滴落，滋养梦想之种。

立春，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，
以绿为墨，绘就锦绣山河。
春水盈盈，春山妩媚，
春天的画卷，在岁月中徐徐展开。

春风中，我们携手前行，
心中之花，绽放着对生活的热爱。
立春，是希望的起点，
让我们怀揣梦想，勇敢奔赴未来。

抒怀

■刘均生

寒潮
寒潮来袭骤然凉，草败枝枯满地黄。
冬叫冷风秋色去，麦苗旺长劈头霜。

大雪
水瘦凌霜鸿雁翔，涡河两岸绿青藏。
菊依顶俏总不舍，麦盖华被梅吐芳。

大寒
节令循序排兄弟，值守岁寒寒煦意。
雪落竹松梅为友，琼花爽约背情谊。

年末岁首雨雪
四九深冬冷雨浇，涡河两岸六棱飘。
寒流过境降温度，岁末迎年乐陶陶。